

## 聽！來自教育現場的聲音

瓦旦·卡洛

花蓮縣萬榮鄉萬榮國民小學教學研發組組長

### 一、前言

學校推展民族教育面臨的困境有校長領導、行政推動、教師態度、課程設計、教學方式、資源及社區家長等因素（柯金龍，2020）。恰巧與本校在推動民族實驗教育的過程中，所碰到的困境不謀而合，下面就借此研究結果來進行分享。

### 二、本文

#### （一）「實驗」與「實務」的省思

民族實驗教育邁入了第四個年頭，也順利通過了第一期三年的評鑑，因為是花蓮第一間民族實驗小學，正因為「沒得比較」，倒也成了走在前頭的指標，或多或少成為別人眼中檢視的對象。說真的，心中還是排斥「實驗」兩個字，單就字面上給人的印象以及未陷入其中的教育同仁，會認為這樣的教育模式就只是玩玩，只是在教「原住民的東西」，基本學力怎麼辦？甚至會有誰是白老鼠的誤解，因此我們都要努力去翻正這樣的觀念。

教學現場會碰到很多的問題，從評鑑指標項目來看，無論是課程發展、教學實施、學生成就評量和文化認知與認同，再到我認為是成敗關鍵的政策協作，絕大部分都不是在教學現場或是基層教師能解決的事情。J. J. Schwa 指出，實務人員必須要了解理論也要視狀況調整理論，不能誤以為理論可以直接解答實務中的問題（周淑卿，2002）。但在為能達成理論的標準與成效要求之下，我們又能有多少的自己？

#### （二）「教學」與「行政」的衝突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或許造成教學與行政的對立，因為你不了解我的明白，但是「即在其位，始知其難」，每個人都應該設身處地的著想。一個計畫的申請與推動，尤其在偏鄉小學，不太可能是由一般教師自發性的來申請，決策者總有其申請的目的和美意，但是申請了之後呢？誰才是主要執行者？學校如何面對接踵而來的挑戰（基本能力？學習成效？承辦單位？成果評鑑？）又誰能適時注入穩定軍心的強心劑？否則只是有更多的躊躇不前。

呂俊宏（2019）提到校長的民族教育理念影響學校民族教育課程的發展；其次教學群的互動與教師教學品質是影響課程發展與實踐的重要關鍵。黃郁婷

（2021）研究結果談到，個案學校校長透過長時間與成員相處，調整其領導者的姿態，放下身段，給予成員生理、心理等支持，並從傾聽中同理成員的感受，引導成員能夠反思學習，產生自我回饋，感受到賦能感，因而建立正向關係與達到正向溝通。由此可知，民族實驗教育的推動是全校教職員的事情，沒有行政與教學之分，每個人都賦予增能的責任，而校長領導又最為重要，以避免落入群龍無首、人微言輕的窘況。

### （三）「課程」與「績效」的選擇

我們都是從正規師資體系培育出來的現職教師，幾乎沒有人學過民族實驗教育應該怎麼教，更沒有教材，遑論最缺乏的文化底蘊。蘇彥如（2020）研究結果提出，個案教師的教學信念影響課程設計的方向，在課程設計上能夠深入探討民族文化內涵。我雖是原住民，但我從國中開始也是跟著漢人一起讀漢人的書，才當上老師的，因此推動民族實驗教育，大家都是在摸索中邊做邊學，教材、教具更是完全自編，需要花更多課堂外的時間來完成，甚至要比一般領域科目花更多的時間來備課。雙軌制的課程架構，本校仍保留了國語、本土語、英語、數學、自然、社會等一般領域課程，還有每週八節課的民族教育課程，而基本學力測驗更是每年的壓力來源，也不會因為推行民族實驗教育，就不再重視 PR 值。學校老師曾說過：「要我們教學可以，重點是學生也喜歡上民族教育課程，但是可不可以不要讓我們做不是計畫內的工作！」

阮金福（2018）的研究結果提出，課程規劃對實施成效及實施滿意度有部分正向且顯著的影響。而本校的課程發展因為學校老師的通力合作與用心，業已完成了兩學年度共計三十六本的教案冊，也獲得不錯的評價，但在仍需承擔民族實驗教育想要被看見的成效、評鑑和工作，對老師們來說卻是甜蜜但多餘的負擔。

### （四）「政策」與「培力」的合作

呂俊宏（2019）提到「人力資源架構困境與解方」包括同族師資人力不足、團隊磨合問題、無紙本教材等三項，其解決策略包括關心成員需求、給予滿足增能援助、進行策略聯盟減輕負擔。無論是哪一種教育或是計畫的推動，最重要的就是「人」，空有再多美好的願景和圖像，若無人有心想做都是枉然，不是嗎？一開始的動機和意願很重要，不管是不是被騙上賊船，感謝已在這艘船上共同划進的您們，但能否持續才是重點。阮金福（2018）的研究結果提出，社會支持對課程規畫與實施滿意度的關係沒有正向的調節效果。這是否也說明民族教育的推動變成了學校的孤軍奮戰，外援真的是外援嗎？支持固然有加分效果，倒覺得不要有過多的干擾更好，太多的建議和「協辦」，會逐漸消磨意志，削弱了一直以來堅持的力量。「我們能不能單純做教學就好？」在一次校務會議中，有老師這

樣提出。

文末再提一個己見，現有很多師資培育課程，在授課過程中，理論與實務常是分離的，以致於師資生習得的理論本身就與實務脫節（王金國，2016）。曾在本校服務的兩位教師考上原住民公費生，目前也正在為未來的正職教師而努力。但聊過他們的學分科目和作業門檻，深刻覺得現職教師應該也沒多少人能完成這樣的課程吧！一定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現職教師的我們又有多少這樣的能力。

而我要提的重點是，多少人能不碰就不碰，是幸福的旁觀者，且在還沒了解課程設計的情況下就已經打退堂鼓，而能夠願意推動民族教育課程，已經是難能可貴了。各項會議中的「辛苦了！」儼然成為官方語言。但真的有幫助嗎？因此在大家都仍願意努力的情況之下，請真的好好聽聽來自基層的聲音，給予最實質的協助甚至分工，其實，有沒有看重，大家都能心知肚明。

### 參考文獻

- 王金國（2016）。對教育「理論」與「實務」的省思。臺灣教育評論月刊，5(1)，92-96。
- 阮金福（2018）。屏東縣原住民重點學校推動原住民族教育課程現況之研究(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2bp8gh>
- 呂俊宏（2019）。學校推動民族教育多元架構領導視角：以花蓮縣三國小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博士論文)。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9g4xjm>
- 蘇彥如（2020）。國小教師原住民族教育教學實踐之個案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33kr63>
- 柯金龍（2020）。原住民族教育課程發展與實踐之個案研究—以屏東縣百合國小分校為例（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3ydz9w>
- 黃郁婷（2021）。一所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校長正向領導行為之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領導與政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2qmf77>

